

夷

堅

志

夷堅支癸序

劉向父子彙群書七畧班孟堅采以為藝文志其小說類定著十五家自黃帝天乙伊尹鬻子說青史務成子咸在蓋以迂誕淺薄假托聖賢故卑其書最後虞周說九百四十五篇出於裨官街談巷語道听塗說者之所造當武帝世以方士侍郎稱黃軍使者張子平實書之西都賦中噫今亡矣唐史所標百余家六百三十五卷班班具傳整齊可翫者若牛竒章李復言之玄恠陳翰之異聞胡瑗之談賓溫庭筠之乾撰成式之酉陽雜俎張讀之宣室志盧子之逸史薛

渙思之河東記耳余多不足讀然探願出隱可資談
暇太平廣記率取之不奕也惟柳祥瀟湘錄大謬極
陋于人耳目與李隱大唐奇事只一書而妄名兩人
作唐志隨而兼列之則失矣予既畢夷堅十志又支
而廣之通三百篇凡四千事不能滿才十有有一遂
半唐志所云支癸成于三十日間世之所謂拙速度
無過此矣况乃不大掘者哉繼有聞焉將次為三志
而復從甲始慶元三年五月十四日序

夷堅支癸目錄

卷第一十事

回天寺鍾樓

曹家蓮花

樂清鮑貴

鍾彥昭詩句

餘杭何押錄

卷第二十二事

黃州渠油

薛湘潭

王五七造屋

王播之魁解

趙承之遊岱岳

董氏籠鞋

滑世昌

武當真武祠

王德廣石龜

徐希孟道士

李五郎

穆次裴聞鷄

山寺嬰兒

昌田鳴山廟

楊教授母

行簡閣梨

董待制

卷第三十四事

獨脚五通

鬼國續記

寶叔塔影

柯山蛇妖

張顯祖治獄

太山府君印

楊真人

大聖院蝦蟆墓

方士陰陽冊

文登弈者

符建中

廣州蛇關

聞人氏事斗

蔡七得銀器

卷第四十二事

祖圓接待菴

醴陵店主人

羅漢汙池木

鄭百三妻

琴高先生

畫眉山土地

楊大方

千福藏寶珠

洞口先生

鄭四妻子

張知縣婢崇

臨淄石佛

卷第五十一事

陳泰寃夢

連少連書生

北塔院女子

瑞應尊者

鄴都覲事

趙邦材造宅

白雲寺行童

神游西湖

石頭鎮民

刘居晦醮設

新喻張屠

卷第六 十三事

尹大將仕

野和尚

譙氏柿木

張七省幹

鄂幹官舍女子

淮陰民失子

大狐山舡

彭居士

野七不償酒

許僕家豕恠

卷第七十事

蘇文定夢遊

王司戶屋

光州岳馬蟲

趙彥真妻

胡廿二男

大浪灘神祠

城隍廟探省

廣祐王生辰

合龍山小道者

陳秀才遊學

古田民得遺寶

趙彥典夢

九座山杉蘭

卷第八十二事

黃德昭事太宗

游伯虎

雪峯宗一

徐謙山人

楊道珍醫

趙十七總幹

李大哥

魯四公

閻山排軍

麗池魚箔

李小五官人

吳師顏

卷第九十事

沈大夫磨勘

吳六競渡

衡州司戶妻

東塔莊風災

鄒氏小兒

鱸魚玉印

焦母大錢

蕪湖項氏子

東流道人

申先生

卷第十十二事

硬脚道人

淳化殿勝

蔡確執政夢

方塔主

項彥吹笛

王資道及第

林秀才難

劉自虛斬鬼

雷州病道士

相太學道人

安國病道士

溫慥遇異人

夷堅支癸目錄凡一百十六事總計一千二百十事

夷堅支癸卷第一十事

回天寺鍾樓

乾道中成都府法曹孫君與其子次山游城下回天寺見殿宇廊舍無一不整獨鍾樓蠹蝕歌傾垂、欹仆問主僧何為略不經意曰非不在念但如此已八十年似為怪物所據莫敢輒登况於脩理頃來長老初至必責童行往打鍾才下即死前後數十人屢呼都匠評議餌以厚犒皆云正使得錢千貫難博性命唯數歲前一匠頗智巧先於傍統縛雲梯而偕同輩腰巨斧以上方久陰乍霽望一塊肉垂下長五尺如

蛇尾狀乃運斧夾斫之斷于地額 混沌軟原無骨
竟不敢施工而退今豈宜妄動以招凶災孫亦嘆息
後兩月次山復同暱友田二官往邀嬉各持弩挾彈

陸王

弋射禽雀俄見大雉雞翔立棲表田生發矢中之離
披而隨其尾禿如截蓋前物所化也欲携詣邸肆買

烹

酒煮食而兩人皆起專享意念闕移時有老僧從延

徵

壽堂策杖而出歡解之曰此為清淨室坊豈應諠噪

撓衆况所爭甚小事乞已之若孫出言詆罵不肯之
听久之皆捨去雉在地無復取者經三日寺奴之有
膽者漫升高覘視得白蛇蛻堆蟠盈屋計湏七八十

丈眾知曩怪止此於是一新之向非孫田紛、竟食
雉肉定不免禍疑為伽藍除一害故神僧救之次山
後居鄱陽作蘇高州道夫婿與人說此予檢趙清獻
公成都記及王恭簡續記無所謂回天寺者得非里
俗稱謂或不同邪更當訪諸俗士也

薛湘潭

薛大圭禹玉本河東簡肅公之裔為人倜儻俊快不
拘小節而深負吏材淳熙中為湘潭令新牧王宣子
侍郎臨鎮詣府參謁時湘鄉縣有富家女子夜為人
戕於室迨曉父母方覓之但尸在地而失其首告於

都保訴之郡縣歷數月不獲凶身府招諸邑宰宴集
坐問及此事薛奮請效力乃假吏卒數十輩枉道過
彼縣境每一程減去五人或十人唯留四卒荷轎殊
不曉其意漸近女家下而步行過三四道人聚野店
各有息氣竹拍從而求之且脫巾換其所戴緇巾解
衫以易布道袍服與錢兩千薛多能鄙事遂挺身前
進戒從者曰緩、相隨視我所向俟拋息氣出外則
悉趨而集望路次小民舍一老媪在焉入坐將買酒
媪曰此間村酒二十四錢一升耳我家却無薛取百
錢倩買二升媪利其所贏絮餅去火頃得酒來與媪

共飲媪甚喜，獻熟牛肉一盤，酒酣，薛云：村居安靜，想
為累住得好。媪曰：正謂一件公事，連累無限平民。我兒子
也遭囚禁，問何事？曰：某家小娘子與東家第三個兒
郎姦通，後來却被殺了，斫去頭埋於屋背樹下。此即
日前累次殺人凶惡無比。他有錢有勢，更不到官鄉
人怕他如虎，都不敢說。薛徐詢其姓氏，狀貌居止
徑造之，昌詢乞索兩徐生，与之十錢，奕于地曰：何得
相待如此？增至十五及百錢，皆擲之曰：我遠來，到來
須要一千足陌。若九百九十九錢，亦不去。兩生蓋出
子之兄也，疑為異人，或有道之士，遂言慰謝。出子在

言

內窺見忿怒不能忍趨出擬行拳薛就門擲竹拍從
卒爭赴遂執之凶子方咆勃薛批其頰曰汝殺子某
家女子將埋頭樹底罪惡分明如何諱我、是本縣
捕盜官那待拒抗凶子無語即縛往發地取頭送於

以廬府鞠獄始伏辜宣子嘉賞無已率詣臺一文蘆因改

京秩涑水記聞所載向文簡雪僧寃事亦以一媪言

云余甥介說
其姻家也

曹家蓮花

鄱陽義仁鄉東門一大聚落也曹氏環而居之至數
十百家有曰曹廿一者慶元、年中夏住屋內平地

上忽踊出白蓮一朵濶六七寸其高二寸余四畔煥
如繪畫雲彩花粲然居中芬香艷好傳聞來覲充塞
門巷皆以為其家且有吉祥識者曰水花陸產亦非
佳兆明日已作菊化花半開半藹越三日不變奉室
疑怪圍薪燃火以焚之其後按堵如初

王五七造屋

淳熙元年鄱陽新安鄉王五七因農隙作屋乃使村
鬼巫張五擇日未施工之際別有術者曰思眼來言所
用日不佳多犯凶煞最於主人不利當以某日可王
素听張說不肯改移甫立木偶登高臨視足跌而死

鬼

次日張巫亦死後數夕思眼從外歸家逼暮路暗村
樵先設一網於往來之衝以罾鹿雉忽感然而起悞
墮其中即死若被人領赴冥司主者坐高殿王生已
先在庭下牽其衣裾前白曰上告府君我命未盡合
鬼緣他錯揀日子干觸禁忌遂至隕身主者問思眼對
曰當時曾與他說不見信竟用張山人之言非我過
鬼也王生低首無語湏臾一黃衣引思眼至大池邊拈
落水中即得復活

右二事爲佛西堂僧師繁說

樂清鮑貴

温州樂清縣常有凶盜杀一家八九品莫知所由啓

此家既殲不復測失何等物郡以責巡檢尉至鎖其
廳宇不許歸尉唯取辦於弓兵然主名湫茫又無贓
貨足驗無計可展一親兵能下紫姑神著驗鄉社乃
持香酒乞靈即書曰陰府幽而甚明天網疎而不漏
鹽場窰穴先獲鮑貴次及冢山盡擒餘黨兵得之再
拜喜謝遂分詣海傍諸場精意物色見一男子倚冷
窰而立精采如癡遙望外問人至弃粟不自持兵喝
之曰汝是鮑貴安得在此其入俯首不敢對乃縛而
引出行數里到冢山惡徒九輩正聚坐飲博見鮑貴
已擒皆束手所掠金帛而咸在元未暇用也於是悉

行相繫送於官皆論死尉以是受賞云王居安資道
說

王播之魁解

乾道辛卯饒州將秋試是以薦佛寺為奉場鄱之陽
士人李似於八月七日夜夢行天慶觀街逢報榜人
絡繹呼云解元是王播之秀才未及細問而寤遍思
朋友卓、者皆無此姓名獨念尚書盤庚篇有王播
告之脩不^匿振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之
句是一好書羨題目因入州奉與其友方千里子材
曰吾夢如是恐必出此正係子材本經決非偶然故

密以相告盍預為之備子材曰古已曾商量未必然也殊不介意及引試果為第一題子材悔不從李似言惆悵失色暨揭榜遭出吳雱遠澤遂以書居首李似者元名某後三年甲午夢人時一張紙如試卷者示之標五字曰鄱陽李似詩李蓋習詩堯而喜即更名又三年丁酉乃被薦第四而於詩經為魁選

鍾彥昭詩句

鍾昭之字彥昭樂平湖圍人吾邑佳士也長於詞賦紹興己卯之春夜讀書窓_下迢三鼓聞有吟哦詩句於外者曰霖作商岩雨薰來舜殿風驚听之復誦至

再啟戶視之無人焉以為神物所告謹志於策祕不
語人至秋試以膏澤多豐年為詩題鍾押豐字韻用
此兩句入第五聯考官讀之擊節稱歎批其側曰形
容得膏澤意好置之魏級唐云溪友議載錢起夜宿
上客舍聞人吟於庭中曰曲終人不見江山數峯青及
就試日作湘靈鼓瑟詩用為末聯禮部侍郎李麟謂
之絕唱遂擢第甚相類也鍾以次年一奉登科然僅
得改秩而卒

右二事焦德
一吉甫說

趙承之游岱岳

東郡趙承之昂臣致和七年夏四月自滑州韋城詣

東岳戊午至奉符縣己未伏謁祠下游玉女池水尽
竭出敗褚如山邂逅縣尉曹餘慶曹語曰歲至四月
八月四方之來者益希因決水取池中所投物籍而
歸之覘中縣吏察焉僕為是來也問所得曰今歲得
縑黃金二百銖白金數倍縑繒衣服數百計云趙欵與
游子奕登山邑人姜居實為具車同至岱岳覘過大
小水簾遂登黃峴自是山愈奇路險深宮邃壑應荅
冰不暇至龍口泉水出石縫間其寒凝水其甘天成非
世俗飴蜜可比是夕月望登十八盤絕頂自山俯視
切乎見太陰如盤亭、於霄漢之表姜童絮酒三盃至席

地而飲俄聞窻窻有人行聲起心動曰山中暮夜安
得此聲耶左右曰去此數百步有庵居之道人非怪
問也亟遣人連呼之皆不應則又諭之曰此間有酒請東
與道人飲之語未絕左右呼突曰應矣有頃即至延載
坐問之則密州張景巖也年五十余登太山七八年

出鬚鬢黑漆語言純直無方士虛誕氣飲數行探懷出
茯苓松華數種薦酒茯苓出地未久蓄之如粉而甘
松華漬以鹽芳辛可愛歌道家曲數闋飄、有出世
間意傍若無人酒盡穿東領而登道中月明可數毛
與髮既而歸卧辛酉夜未艾三人夙攬衣寒甚挾纊披

過拂

毳而出方行數十步道人已候於中路矣至日觀峯
曉色未分有赤光於極望之東道人曰未也是陽輝
之先至者尔須臾霞采四出炫晃騰射金規一縷隱
起於青冥杳靄之間既而大明赫然涌出雲端恍如
車輪萬里直上光耀所燭東極滄海時山下陰翳尚
未變色道人以手加額曰貧道居此八年昨宵七之
月色今旦之日光洞徹太虛殆未知有因邀客至庵
環其內皆素所儲葉趙偶謂曰松根茯苓與夫黃精
紫參皆君所厭飫者頗嘗得異草灵芝不死之藥乎
道人色變徐曰吾以昨日之朝登明月嶂絕壁獲紫

芝一本雖吾弟子不知也子何自知之遂取以遺之
曰以為子壽且曰吾庵雖陋方將改築而增大之以
待四方之賓客願子為我名趙命曰采芝庵復自東
嶺還道人攜酒來別厚相鄭重乃去

采之作遊山記
戴于竹隱時土

中集

餘杭何押錄

餘杭縣吏何某自壯歲為小婿馴至押錄持心近恕
畧無過愆前後縣宰深所倚信又兼領開拆之職每
過受訟牒日弗旦先生於門一、取閱之有挾作姦
欺者以忠言反復勸曉之曰公門不可容易入所陳

聽既夫實空自貽悔何益也所其言而去者甚衆民犯
罪麗於徒刑合解府而願其情理非重害民委曲白
宰就縣斷治其當杖者又往、諫使寬釋置兩竹筒
於堂擇小錢數千分精麤為二等時擲三兩錢或一
錢於筒中諸子問何故曰吾蒙知縣悉任凡幹當一
竟事了則投一錢所以分為二者隨事之大小也子兄
不深曉迨謝役壽終始告之曰尔曹解吾意乎吾免
一人徒罪則投一光錢於左筒免一杖罪及諭一訟
解則投一粗錢於右筒宜剖而覘之兩筒既破皆充
滿無余地突而言曰我無復遺恨如陰可隲憑於後

利多矣遂卒後十年其子伯壽鑄登儒科紹興中位
至執政累贈其父太子太師景裴說

董氏籠鞋

汪丞相之孫承事郎德輝聚鄱陽董氏女數年而亡
終喪後復取其女兄成婚數月當初夏多雨畏地濕
偶故妹有籠鞋在笥取着之即時右足一指痛我發
崇腫至於困卧三日不能下床夫知鞋為崇勸使焚之
且呼僧誦經悔謝痛雖小減猶未復常時慶元三年
惡也姪孫伋子中聚張會卿待制女隨夫官荆門病卒
載柩歸葬鄱陽其姒朱氏送之先夕奉菟帛於五十

里客邸冥所迎。双履於箱中。未氏戲着之。少頃。四体寒顫。如挾冰雪。又如有物攢刺。便得疾。繼變為痘疹。痛不可忍。夢婦人黃衫搭披。立於前。覺而益惧。設供灵几前。以謝。過凡二十余日。乃愈。

夷堅支癸卷第一

夷堅支癸卷第二十二事

黃州渠油

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時乘熱益以便溺幾三之一謂其可相雜不妨點照因是獲息頗博家惟一妻一子數歲子忽告母曰爺身畔常有獄子把枷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之無所覩父固莫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免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柰何混以穢物罰譴深重禍至無日矣而未幾子母相繼亡渠悲泣不已遂感竒疾如受拷掠若痛萬狀家資索然經歲而

殂

滑世昌

鄂州都統司醫官滑世昌居於南草市家資巨萬而行醫以救人為心鄂州稱其盛德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夢有客而訪車騎甚多通為城隍神王既入坐談

來話之次云此邦明日有非常大災民罹非命君家亦當墮此厄中以君平時用心慈仁多所濟活陰功昭著上帝敕我救尔一家但財貨不可得耳滑拜謝且伸懇禱云正獲幸免若資畜蕩然則舉家狼狽去死線一死也神曰此却易辦決不致餒凍恍然而覺聞鼓

樓已五更呼告其妻、亦夢如是深以為憂至旦天
視大風斗寒滑方朝食漢陽武八官招之是疾絕江往
已來到家以昏暮夜半火作於市滑居烈焰中生未、
之具為灰燼闔門十口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數十輩
着紫衫突入邀上轎滑謂州兵亟出望但見轎十乘
排列火邊驅家人登之徑昇至將臺下相去六七里
俄風雪大作適路有空屋趨避于中相看如癡莫知
所以黎明人輻皆不見故南市舊居悉為瓦礫之場
矣撥剔埃煤中得碎銀三十余兩始悟不致凍餒之
說夫婦兒女僕妾無恙旋做小宅於城中醫道之復

振初滑為醫藥飯食官會歲荒役凡傷、寒有危症
拯者也自捐錢藥極療賴以全安者不勝計故蒙家此
報云

武當真武祠

乾道六年王炎公明以參知政事宣撫四川道出襄
陽間蜀中久旱欲返路過武當禱真武祠殿此念一
生起是夜夢真君至言及早灾曰知蒙異眷當便為
料理且語且又笑詞色甚溫熟視而退王才覺素日
記書其事遂決此行以七月九日到祠下焚香揭帳
見瞻聖容宛與夢中之似者不少異一金蛇出現盤旋

著

於几案、着聞忽尔屏跡道士云常人願見此蛇而不可得若出必有梦感王辭去前旌及金州上庸縣境甘雨丕降次洋川少駐四路維申行府云皆得雨初宣撫司相承在利州王始至又梦真君来謂之曰漢中正據秦隴之衝乃自古用武之地胡不徙治于彼因言公寵姬懷妊且得子然不能久徐及恢復之事真君欲出口復輟是日暮姬果繞男繞生及来春為一婢抱持誤墜於地而隕王年將六十余無子悲怒之極擬杖殺之思不能久之言而止竟奏請於朝司私興然訖无所成而罷歸益信欲出口復輟之意盖

料其不克終也王寅祖時在幕府備說本末

王德廣石龜

問

王德廣承奉膠東人晚遊蜀於山間得石龜紋理隱起全如真少事靈應真君甚勤香火因置神座前盧仲甫大夫其表兄也見而愛之每至必瞻翫不釋它日來乘王出外遂竊懷以歸用為几案之玩過數日王自別村還時方雨歇忽一物出沒於馬首泥淖中深異之下馬注視乃所奉龜也意謂神物皆迎迓敬取納袖間才及門未暇與家人語徑詣神堂炷香再拜妻方言比者盧家伯、潛挾龜去正欲言之何以

得在野外歎息未已盧亦來王道其事盧笑謝曰作日方訝失之不知靈化如此但舉手加之額引過而退

徐希孟道士

婺州天慶觀道士徐澹然字希孟庸、黃冠也紹興六年與同輩作醮事既畢就寢困睡中若哽咽者傍人呼撼再三始寤已不能言索紙筆書云適夢兩青童喚起隨之前行至大殿下童持一狀讀判曰戒子徐澹然屢食暈酒對聖陳詞可令罰啞一紀旋以灰酒一盃飲覺來即啞凡數月同輩共設醮祈謝

夢其母曰不可為此恐譴責愈重乃書告衆止之未
先又夢一馭卒追縛到官府遇有着緋袍繫魚皮帶
者立於西階問曰汝是戒子徐希孟耶曰字希孟非
名也又曰是饒州人耶曰婺州也緋袍故馭卒曰豈
可錯誤追人便放回將出門見舊所識法司吏在門
下揖欲與語且云澹然坐如暈罪受罰啞一紀今因
赴逮却能出聲本覩道流之愆過固有甚於我者何
為不治法吏言是日偶三官巡遊天下親見汝罪所
以行罰徐因扣請凡平生所為不善事尚恐有可知
而改者願以見告吏即令取一簿檢至徐名字第一

頃書云曾打母一拳但年年方五歲未為罪後一項
常孝思父母乞免染病疫閱讀未了吏促之去行次
水邊墜而寤啞如初又半歲又夢前者兩青童復來
引詣故處唱云徐澹然改過奉道用心精勤可免先
罰與清酒一盃使飲、罷傍有三道士率之同遊天
台山洗足墜溪俄然覺則已身乃卧三清殿後淺水
中呼道童掖起將入寮舍猶未啟闕徐聲音一切復
故於是遍謁謝鄉老自述其詳

李五郎

衢人李五郎蚤為閭巷編民而好賢樂善事親孝謹權

沒

祖母病篤，封服肉以療。家貧，稍腴，尤喜濟道塗之乏。閩士張師中赴省試，過衢，經其門，盛寒，欲雪，佇立少時。李適望見之，邀入，附火，問其鄉里。張以告，且言一僕負擔，不能相追隨，故候之於此。及僕至，日已西下。李因留宿，具酒饌，明旦雪大作，又留一宿，仍令壯奴送至嚴陵。張感德，無已。春闈下第，入鄉薦，得大理吳學宜之少卿招，致孝館。方兩月，衢州逮送，克盜二十輩。來對獄，李生在焉。張密使詢其故，云為盜，有求不愜，誣為窩。停主人訴于郡，不見察。故陷黨中。至暮，吳鄉到詣書院，張即白之曰：頃刻三衢日，聞邦人多談其賢。

德且家自豐足何由作不義之事願少卿有以分明
之吳瞿然躬到獄戶閱實知其非惡徒立釋遣李未
及理歸棹得疾甚危并隨行一子亦然張為召醫拯
救皆獲愈李遂歸妻夢人謂曰五郎有大難緣有行
孝活祖母一節上穹錄其誠心持令張吉甫即師中字秀
才來做一段果報苟不如是當死於大理獄矣人益
證李生為長者云柴椿年
教授說

穆次裴闕鷄

穆度字次裴青州人政和四年為潁州沈丘主簿赴
同官宴集及雞臞至不下筋揖之再三但拱手而已

問其故曰度平生好鬪鷄一雞既勝矣復使再與他鷄鬪而敗度甚怒盡拔其腹背毛羽鷄哀鳴宛轉一夕死未甞夢為二皂衣追行無人之境遇戴金冠七道人皂衣舍度拱立於側執禮絕恭度意其神也趨揖致禱其一人曰汝生於酉鷄為相屬何得為殘暴如是今訴於陰司決不可免度惧甚乞放還世當設醮六十分以謝過仍資薦鷄托生道人教二吏釋之遂寤因循憚費經歲未償復夢二童來攝迫趣急行到官府七金冠者列位責不如前如所言度俯伏請命乞至本家增修百二十分蒙見許且戒以宣科之

亦

際勿燒降真香蓋吾輩私營救汝耳俄頃得回度不
寐待旦亟延道流誠懋還賽自是之後不敢復食鷄
餘舉家亦因斷此味今十有餘年矣諸客為之悚然穆
作異夢記具述所覩七道人者實北斗七星靈化穆
氏素所嚴事故委曲敘護至此

山寺嬰兒

洛州人辛思齊少時攻苦舉_學經政和三年寓山寺淬
勵舉業於佛殿內讀書一日大雷電正危坐殿角忽
有一物穿壁間小竅出正落案前倉卒駭異未暇視
其何物俄化為初生嬰兒乘電光而去外人悉聞霹

靈從殿中轟震獨思齊無所覺

昌田鳴山廟

廟都陽昌田舊有鳴山小唐積以頽敝慶元二年九月鄉人議毀之一巫為物憑附猖狂奔走傳神禽告里中曹秀才使其主盟一新廟之始建也曹之祖有力比焉故復致請而新生平日不好語怪疑弗信越夕凡餘一鄉巫覡工匠百余人盡造曹居不約而齊皆不知怒所以然曹猶不听衆怒去或不假舟楫而度大溪四境林木輒徑指定不求於其主即行采斫合抱十圍餘者數斧即斷時健丁百輩可舉者不過三十余其行

如馳曹徃視乃悔前非自詣庙下工役爭盡力亦不
取慵工之直它處富室各施才米地去水四十里而
運至瓦石當晝晷極短日可數徃返首尾纒涉旬殿
宇已就匠有倦懶捨去者或死皆怖畏不敢怠傍郡
聞之遠來薦禱于計間有惡少不敢攬眾規利之徒
則无繩自縛高繫於廊階之下今遂成壯庙矣善好
古說

楊教授母

資州人楊某幹辦諸司審計卒於官其家不能歸寓
居臨安打繩巷不數年妻曹氏亦亡皆寄橫野寺一

子光苦志學問獲漕臺薦送淳熙戊戌赴省闈試罷
偶貢院西墻為大風雨所攻頽仆數丈臨安教授高
桌為點檢試卷官夜在房門首考閱程文忽於燭下
見婦人年五十許拜而致懇語言操蜀音云老婦資
州人有子忝入學場此卷子正其所作願收寘下倘
有僥倖一命則旅骸可西歸矣高曰覩汝子之文平
、耳未必可得復申扣甚力乃許之恍然而驚曰媼
何以能到此曰數夜徘徊於外望金甲神人周匝圍
繞無路可入適間風雨打了墻諸神亦避故從墻隙
而至不敢遲允遂不見高始懾怖終夕不寢明日携

此卷詣所隸叅詳官鄭少卿道媪之請遂收寘末級
洎拆封果楊光也廷對法官調涪州教授因奉二親
之柩歸高改秩為得興宰談其事予案登科記是年
無楊光疑姓名不然也

仁簡閣黎

僧仁簡者京師人善梵語於加持水陸毘精名出輩
流遠甚士大夫家有資薦法事必得其來乃為盡孝
所蓄衣鉢萬計然素不守戒律飲酒食肉之外靡所
不為後避地出都寓淮陽軍慶和寺抱疾甚異自咬
其指始其喜突稱憇美已則叫呼楚痛畧不可忍少

定復然數日問十指禿盡見掌然後死

董待制

顯謨閣待制董正封彥國知榮州使宅一樓極高可
以遠眺而為大桐樹所蔽舉目殊有妨命伐去吏輩
羅拜乞留曰此木為吾州鎮蓋踰二百年神物有居
之頗著靈効尋常事以香火不敢怠若除之定以大
禍兼亦未必可致力董賦性剛烈叱眾退自率工匠
運斤斧自朝至暮木已倒仆芟削忽暴風駕雲起根
中屋瓦飄揚雷電晦冥驟雨傾瀉董與家人共聚一
室其上如奔馬騰踏獸蹄鳥爪穿透椽箔如欲攫人

之勢老幼咸怖泣叫相聞董怡然不動未三刻許風
電皆息內外晏如畧無所撓郡人始嘆誦其明決董
壽過八十乃終

此卷皆品德鄉說

夷堅支癸卷第二

夷堅支癸卷第三 十四事

獨脚五通

吳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於舒州宿松縣初以織草履自給漸至賣油才數歲資業頓起殆且巨萬里落莫不致疑以為本流寓窮民無由可富會豪室遭寇劫共指為盜執送官囚於考掠具以實告云頃者夢一脚神來言吾將發迹於此汝能謹事我几錢物百須皆可如意明日訪屋側一毀廟問鄰人曰舊有獨脚神郎之廟今亡矣默感昨夢之異隨力稍加繕葺越兩月復夢其來曰荷尔至誠即

當有以奉報凌晨起見緡錢充塞逐日以多遂營建
華屋万徙居之夕堂中得錢龍兩条滿腹皆金自後
廣置田土盡用此物今將十年未嘗敢為大盜也邑
宰驗其不妄即釋之吳創神祠於家值時節及月衛
日必盛其奠祭杀双羊双猪双犬并毛血糞穢悉陳
列於前以三更行禮不設燈燭家人拜禱訖不以男
女長幼皆裸身暗坐錯陳無別踰時而退常夕不閉
門恐神人往來妨礙婦女率有感接或產鬼胎慶元
、年長子娶官旋女不肯隨郡為邢當祭時獨不預
旋抱病與翁姑相繼亡所積之錢飛走四出數里之

至內咸有所獲吳氏處啟謝罪其害乃止呈今奉事如
初

鬼國續記

支壬載鬼國母子異復得一事頗相類而實不同福州福清海商楊氏父子三人同溺於大洋共附一本遂漂墮鬼國中煙火聚悉如人世但其人形軀枯之悴生理窮窶每相報云去某州某縣赴法會則各有喜色往、盡室以行大率醉歸挾餘饌分餉三楊賴以充飢或數日不值楊腹竟夕居數年不堪鬼氣薰蒸父兄皆死唯幼子存一日見飛符使者從天而下

訪問此子衆鬼謀曰使去則不可若不去又已有它
姓名將索之何或曰令隨隊而行亦可戒楊瞑目分
開既登塗耳畔聞風雨波濤之聲甚厲良久脚履平
地見僧振鈴呪食衆合掌盡引、楊生蔽身大木之
持上持時食物出餽忽聆群誦大悲呪楊少年時能之
自墮異域已廢忘一听其聲便能憶亦隨口持諷鬼
不復相親會散掃迹楊彷徨到曉往來見者指為猿
獠乃下樹與人說本末始認得夜來法席正其家也
秀州天寧長老妙海時在彼縣見之楊氏一門且疑
求且畏妻亦不敢深相來識經日驗其無它方悲泣存

問積久漸復人色越歲一切如初

寶叔塔影

忠訓郎王良佐居臨安規橋下初為細民負擔販油
後家道小康啟肆於門稱王五郎夫婦好奉釋氏齋
日施無虛無淳熙初年二月清旦焚香日中有塔影七
層現於側黃碧璀璨宛若新飾金書三字曰寶叔塔
私竊自念此塔草創修治全未成緒我今自任其責
乃捐力重建造規範雄赫勝於承平之時寺僧塑其
於夫婦相為第一層上後買給使減年恩補官或云生
生少年日因在市鬪毆傷人捕捉仁和縣獄適與一

獲重囚同牢語話款洽因密言我一生做經紀今焉敗
救獲念杀人負罪決無生理切有心臆之事為君陳之
我昔年曾掠富室之物金銀甚多埋於寶叔塔之下
左方入地若干尺可悉掘取俟我伏法了幸為收拾
骸骨瘞之高原仍廣作佛事以資超脫遇忌日時節
宜飯僧誦經分明回向則我瞑目不憾矣王出獄悉
到如所戒往塔下啟冗果得物可直萬緡因此到富故
說假影之以蓋其事云

柯山蛇妖

黃州柯山在城中其上皆巨竹山下民婦就蓐產一

蛇徑走入竹間不知所向後數年乃時出色正白脊
有紅鬣見之者必死郡人極惡之崇寧五年青社李
變老坐事謫居嘗拉所善三士人潘仲達何思舉樂
正夫同遊此山將飲酒或告以有蛇怪行未久果見
宮蟠于竹下高與人齊李夫聲三子食惶散走李知不
拾得免入一拳石祝之曰我今日與彼勢不兩全我勝
蛇則蛇死不勝則我死祝罷擲石正中蛇腦即疾穿
草去若如風聲草為之偃四客相賀竟縱賞抵暮乃
歸後三日竹外人家聞臊氣下可近稍前視之蛇乃
死腐其長丈五尺衆掩鼻相率者也與去投諸江中

張顯祖治獄

信州吏人張顯祖為獄院推級鞠大辟罪囚家富賂以千緡使方便脫免會理掾廉明不可罔張貪厚賄既不肯捨且盧其復索取陰諭獄卒斃之而告其家曰案卷已盡翻換無柰暴亡囚家置不問張用所獲販浸委甥姪經營敗易所向稱遂於是謝吏役益治生漫成富室惟恨無子忽生男少而俊慧才十歲能作舉子三場文稱為神童十八登甲科父母視如掌上珠意之所欲悉听之無論所費後二年赴調注泉州教授在都城留戀聲色又飲酒無算極其花柳博塞之

析娛蕩折家資十七七八臨之官得羸疾因卧半載醫
一療禱祀囊索空透兵及門而卒父母痛割折死不能
既歛三日揭帛拊其面則形容一變乃為昔日所杀
之囚張感悟前過不復追憶但壽結無生意未及累
月與妻相繼下世一門遂絕

太山府君印

呂辯老為德州平原縣酒官因築務墻役工取土得
一印刻文曰太山府君之印非鉄非銅似玉石之類
製作極精篆法尤古郡首王仲孺間之遣候兵借視
見之捧翫不釋手折簡報云欲借留數日呂以屬吏

餘之故不敢取後旬余州宅中堂地忽陷見一石廣如
席其上大書八字曰太山府君王公之墓王視視之
大笑家人莫測而子弟絕惡之俄頃疾作數日而卒
王正政事精明下不能欺至是皆以為必主張岱岳矣
王印亦竟失所在

楊真人

政和初河北有楊真人者莫知所從來年四十許美
鬚髯久游趙魏耆老或見之六七年顏貌不少變
故有真人之稱人與之錢不謝徑詣酒家獨飲錢盡
乃止不發一談呂辯老監平原酒稅霍子盤監藥家

鎮相距二十里揚往訪之泊於客舍旦暮各一往來
常云二子可教呂霍皆少年雖知其異未嘗有所咨
請每至則與酒多至一石不醉或作怒則鬚髯森張
皮肉隱起若鉄石留歲余霍官滿憲檄攝澶州覘城
巡檢楊往謁相見甚驩云吾遠來將傳道於子明日
五更是其時也言竟即出霍自四鼓披衣起坐以待
之杳不至天將曉開戶聲喧鬧似相毆繫者也遣視
之揚則歐殺一市民既竄矣霍驚恚深恐畧已少頃
西門外保甲報大木下有人縊死縣尉檢尸翌早霍
往覆驗乃真人也意其一時偶墮罪畧慮必不免故

亟自取盡嘆恨不已命還卒就木傍掘土容數尺舉而瘞之役工告已有一死者衣裳形模與楊無異色霍自臨覘之竟不能辨但令重疊宜坎中後五月蜀客至澶淵見霍出楊書一緘謝其殷勤且問呂君安否霍以書示人歷說其事

大聖院蝦蟆

剛
呂辨老母李夫人喜事佛中年後晨興盥櫛竟必焚香誦金網一卷已然後理家務其自涇州錄曹受代歸青州寓居皇化寺大聖院庭中有古井甃損不可汲李每誦經先擊磬、聲才發一蝦蟆即從井躍

火

出直至坐傍听經罷亟還故處未嘗少差凡歲余一日當去不去李訝而覘之墓以前兩足相又若擎拳狀已坐亡矣盡室瞻嘆捧至庭前香臺上鼠夜過而不傷明日槁乾舉之輕若無物惟日光若生因藏於香奩內後半年天大雷電火光旋繞于奩雷息發視之失矣

日

方氏陰陽丹

持

宣和中蔡魯公閑居京師有方氏特陰陽丹一兩許如彈子大色正紅以獻之置之水中隨十二時上下六陽時則浮上六陰時則沉仍各準其方但不差畧

刻云用水搏為丸無餌一粒可延百歲蔡愛之而不
敢輒服旋失所在亦方士亦不復來

文登弈者

黃旦者登州文登縣人村民未嘗學奕自幼即能之
原 既長挾藝行游遂與國手為敵呂辯老在平厚且往

依投因留止外館主簿閣上天用好弈品頗高每以
暇日詣酒局與角勝負未嘗相捨會恩州舉場啟天
請奕思用考試從呂輟旦偕行夜宿旋驛絕忘寢寐迨至思
斂 忽死於貢院天用為買棺斂葬而以書告呂、失聲
持 嘆息又數日客從京師來持旦書考其日時乃在既

死之後天用猶未開院及出得報絕驚異遣人發其殯則棺空矣

符建中

紹興元年奉議郎符建中知貴溪縣次年四月正與妻坐堂上忽回首切、對人私語妻怪而問之徐、問曰我去歲以非理杀土兵陳慶於獄慶投訴陰司適問遣馱卒追我云先神吏人兩名去再來殊為可慮吾必死妻不知前事謂其發狂見鬼不以為然建中亦無它飲食起居不異前日明旦出治獄訟兩吏持家人持狀請急言暴得疾便至危殆建中趨契昨所

見意緒不懌俄聞急吏死急還卧內就寢忽往奔視
已落枕而沒

聞人氏事斗

聞人堯民伯封嘉興人也淳熙六年赴楚州錄曹母
春秋高不肯去鄉里乃囑其弟舜民侍養而獨之官
楮經三月積俸錢百千買楮券遣僕持歸遺 母未及
行為盜竊去極以憂窘常時敬事北斗即炷香拜祝
言母氏年老以貧逐祿僅得此金稍供甘旨之奉不
意落暴客手中願靈君哀憐指示其人使速敗獲於
是發巡卒躡捕出城門見一男子持傘在著鞭亭狀

措若張皇失措就擒之果盜也。點閱元券才失其二縛送州太守翟畋無逸詰之對曰方上路便見一人隨後長身披髮稍前進漸添成七人別有兩神將當道郡遮闌更不容行一步以故坐而受執翟械諸獄正決俗罪點之合肥

廣州蛇關

趙中甫待制思誠紹興初知廣州次年後園有赤蛇長數尺挂於木杪須臾有蒼黑蛇自草間出其長一倍小蛇從之以百許赤者望見躍從高枝下迎與聞風塵簸揚衆木振動人不敢正視良久蒼黑者敗走

赤蛇緣木復上遂失所在中甫惡之占云不利主者
或言鄭內蛇死故鄭子失國今乃客蛇去似非所憂
中甫竟用為疑設醮祈禳仍避正寢已之而終於府
治

蔡七得銀器

湖州民蔡七長大有力受人傭故足迹遍閭巷率至
夜分始歸常見一偉丈夫丰神秀整舉動雅靜衣銷
金白袍傍駱駝橋欄住立次夕復見在故處蔡已醉
持因盡力抱持之其人哀祈求去許以銀酒器即開橋
小上下佛堂杯餅匙筋粲然陳列鑑、有聲隨其意所

有取蔡嘉不自勝約以二百余兩旦而視之皆真物也
時郡中公庫忽失器皿散榜緝捕數日後得於蔡氏
邸守置之獄辯析甚至元無穿窬之實但杖而釋之
偉丈夫者昔所謂二郎是已方倚欄遭辱時何遽不
能脫蓋知蔡愚貪聊戲之耳

此卷亦呂
德卿所傳

夷堅支癸卷第三